

大同,哪里去寻吕县令

□ 蜀水巴人

诗 绪

立春时节

□ 张勇

这个时节,小屋的笑容
顺着解冻的清澈流淌
一串心事憋不住了
高兴的鸟鸣啄出
岁末的喜庆
太阳禁不住笑了
大红灯笼,染红了
香喷喷的年货
那些红红的词语
开始跳跳蹦蹦

甘甜的梦
悄悄攀缘嫩绿的枝梢
一叶细草
划破季节的秘密抽芽憧憬
尖笋轻轻蹦出激动
唐朝诗句
匆忙摆弄出暖洋洋的意境
激活一个鲜明的主题
哦,立春了

腊月

□ 陈海金

风,行色匆匆
一拨一拨掠过荒芜的时光
一串串红灯笼
像一首首喷响伴奏的民谣
在季节的心头荡漾
蛰伏的乡音
一如候鸟的翅膀
沿着梦的方向一路迁徙

一声汽笛,兑现
车票上的归期
望眼欲穿的腊月
成了一列长长的火车
从他乡通往家乡
从冬天抵达春天
轰隆、轰隆、轰隆
一曲动人的旋律
谱写出生活的况味

一缕炊烟,是村庄
藏藏掖掖的牵挂
雪花的劝说,一场又一场
一树腊梅,终于鼓起勇气
以一个个花蕾的粉拳
敲响年关的大门

假如时光可以倒流,我们不妨按下一次回溯键,看一看四百四十五年前,大明帝国万历年间,担任大同县县令的那一个河南人:一顶乌纱帽,一袭圆领袍,脚蹬一双时常沾满泥土的皂靴,奔波于阡陌里巷。皂隶请示公务一二,县令浓重的河南腔脱口而出:中;抑或:不中。入夜,摇摇烛光之下,卸去官服的县令手不释卷,挑灯夜读,秉烛著述。灯光闪处,书斋一联影影绰绰:曙枕酣余梦,旭窗闲展书。

这位刚届不惑之年的县令,大名吕坤,有明一代著名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哲学家,语录体著作《呻吟语》之作者。作为明代万历二年(公元1574年)的进士,他的入仕第一站是襄垣知县。未几,“有异政,调大同”(《明史·吕坤传》)。于是,塞北的广袤大地,是踌躇满志的吕县令实现抱负的试验田;塞北的春花秋月,也应该是吕县令修齐治平的放飞地。因为,吕坤自有吕坤的主张:“为政之道,以不扰为安,以不取为与,以不害为利”(《呻吟语》)。只是,吕坤的治世理想,无奈遇上了“不郊、不庙、不朝、不见、不批、不讲”的万历皇帝,于是,一切努力皆归于虚无。先后辗转山西、山东、陕西等地任职后,吕坤上书《忧危疏》,愤而致仕。也许是报国心切,也许是临别辞厉,曾经的吕县令,指责起万历皇帝毫不留情:“陛下不视朝久,人心懈弛已极,章奏不答,先朝未有……臣观陛下,君欲富则天下贫,天下贫而君岂独富?”可惜,忧国忧民之心,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帝王。

在四百四十多年前吕县令任职的地方寻觅,唯有大同文庙里的先贤祠中,还挂着一块写有吕坤名字的牌子,多少还可以让后人追思一下吕县令的过往。其实,大同对于吕坤,是他的仕宦生涯中极其重要的一站,也是吕氏宗族终于扬眉吐气的所在。因为,正是在大同县县令任上,肩负着家族振兴使命的吕坤,费尽周折才完成了重要的“上疏复姓”的大事——在此之前,原本祖上姓吕的吕坤,却只能叫做李坤。

通过吕坤写给皇帝要求复姓的奏章,可以大致了解吕坤老祖吕黑斯被张冠李戴的由来。元末乱世,种菜为生的吕黑斯协助明军征伐有功。消息传到了明太祖朱元璋那里,朱元璋召见吕黑斯,并且当场书写一道手诏予以嘉奖。谁料想,不知是吕黑斯言语对答河南口音过重,还是朱元璋听话耳音有误,总之手诏上写成了这样,“救水南寨种菜者老李,钦此”。吕黑斯一听,自己一下子怎么变成了“老李”,急忙分辨小人实

在是姓吕,而不是姓李。朱元璋沉吟半晌,将写过手诏的毛笔一扔,回答了一句:“便姓李不妨”。金口玉言,吕黑斯无可奈何之下,稀里糊涂把吕姓彻底变成了李姓,就此,从李(吕)黑斯起一直延续至吕坤,本吕却成实李。明万历二年,入京殿试的吕坤,以三甲第五十名赐同进士出身,而放榜题名碑上的姓名,明明白白写着吕坤最不愿意看见的字眼:李坤。

考得官身的李(吕)坤经过上书分辨,皇上终于批准了他的复姓请求,“赦下吏部,准复吕姓。”吕坤在《自撰墓志铭》里不无得意地写道,“以军功传旨诏书‘李’,二百年不曾复,君始奏复”。对于一直致力于恢复祖姓光宗耀祖的吕坤而言,大同是他的无上福地——李坤重新“变”回了吕坤,是他在大同这块土地上完成的心愿!

致仕之后,吕坤讲学授徒,潜心著述。流传至今最为知名者,莫过于《呻吟语》。

《呻吟语》成书于万历二十一年,是吕坤根据三十年积累而写成的一部作品。而起步于襄垣和大同的仕宦生涯,无疑为《呻吟语》成书增添了深度和厚度。随便翻一翻这本书,类似的言语贯穿始终——“心要如天平,称物时,物忙而衡不忙;物去时,即悬空在此。”“一念收敛,则万善来同;一念放恣,则百邪乘衅”。再,“仁以为己任,死而后已,此是大担当。老者衣帛食肉,黎民不饥不寒,此是大快乐。”“作本色人,说根心话,干近情事。”张居正在《两宫尊号议》中,也使用了“根心”一词,“臣仰见我皇上,大孝根心,纯切恳至”。根心,喻出自本心。立志“根心”、体味“根心”、坚守“根心”——吕坤的“根心”之旅,从大同起步,直至退归林下,隐于家乡宁陵(今河南商丘宁陵县)吕大庄之中。点点滴滴,如果吕坤没有“根心”的担当,没有爱民惜力的情怀,没有在大同初涉政事的历练,恐怕书中就不会有如此这般的“呻吟”之语。

曾经在大同留下过足迹的吕县令,即便在四百四十五年之后,也仍然应该给予其一方立足之地——哪怕是一尊小小的塑像,哪怕是一间窄窄的纪念馆,让后人可以仰视着他的塑像,凭吊一番;可以让他的“呻吟”之语,能够穿越岁月的时空,依然回响在他曾经徜徉过的土地之上。



巴人说事

年是心灵的港湾

□ 谭丁录

在一个叫年的湖泊里
回家的念头疯长
工作与应酬都按下了暂停键
把假期细细拆分,又打包
一份送给孩子,一份送给父母
剩下的包成饺子或汤圆
与鞭炮声一起品尝
趁着夜色,在寒风里

与火红的灯笼对视
与一副对联私语
昨天的委曲、今天的惆怅
都在亲人的祝福里
一点点变小,甚至失去阵地
年,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圆
也是我心灵的港湾
我在这里停泊也在这里启程

冬有雅称

□ 卜庆萍

冬,四季之末,一年之尾。在浩瀚的历史文化中,古人据其时、其神和其意,在雕琢般的酌字造句中,赋予了“冬”这个天寒地冻的季节诸多称谓,从历史典籍中可窥其妙而雅。

三冬。自古以来,“三冬”代指冬季。农历十月古人谓之孟冬,十一月谓之仲冬,十二月谓之季冬,此三个月份并称“三冬”。如唐代骆宾王《在江南赠宋五之问》中有句:“温辉凌爱日,壮气惊寒水。一顾重风云,三冬足文史。”

九冬。冬季共九十日,故曰九冬。唐代栖蟾《除夜》诗云:“九冬三十夜,寒与暖分开。坐到四更后,身添一岁来。”

严冬。严,又作酷、极、甚,程度之深之意。严冬,即极其寒冷的冬天,故而“严冬”代称冬天。如明代王叔英《孤桐生崇冈一首赠友人》诗句:“孤桐生崇冈,托根亦已高。严冬风雪繁,枝叶成萧条。”

清冬。冬季万物萧条,天地间一片清寒,故冬天又有“清冬”之称谓。如宋代张耒《冬日即事》:“郡闲多暇日,况乃值清冬。风叶已成扫,霜芜犹复重。”

玄冬。“玄”本义赤黑色,古代以四方为四季之位,北方冬位,其色黑,故冬天古人又称作“玄冬”。唐代杜甫《西阁曝日》曰:“凛冽倦玄冬,负暄嗜飞阁。羲和流德泽,颢颒愧薄。”

穷冬。“穷”,尽也。冬季,四季之中的最后一个季节,预示一年就要结束,故冬天有“穷冬”之别称。宋代陈文蔚《穷冬积雪闲织妨妇》诗中:“穷冬岁将在,雪片大如掌。”

穷阴。古代以春夏为阳,秋冬为阴,冬季又是四季之末,冬天故有此称谓。唐代白居易《岁晚旅望》诗云:“向晚苍苍南北望,穷阴旅思两无边。”

北陆。北陆本指太阳冬季所在的方位,后来或指夏历十二月,或被人们用来代称冬天。如清代姚鼐《感春杂咏》:“北陆既藏冰,西宅复寅钱。”

玄英。《尔雅·释天》云:“秋为白藏,冬为玄英。”玄英,本是指冬天的赤黑色,古人因此用之代称冬天。如唐代魏征《道观内柏树赋》诗曰:“涉青阳不增其华,历玄英不减其翠。”

玄序。玄,指冬之色。序,季节之意。四序,指春夏秋冬四季。“玄序”,便指四序之中的冬季。如唐代诗人许敬宗《奉和守岁应制》:“玉琯移玄序,金奏赏彤闱。”

严节。指冬至节,古代冬至乃重大节日。南朝梁元帝《纂要》中说:“冬曰玄英……节曰严节。”南朝文学家任昉的《赠徐征君》中的也提到“严节”:“何以表相思,贞松擅严节。”

岁馀。“三馀者,冬者岁之馀,夜者日之馀,阴雨者时之馀。”可见,古人所说“三馀”,即指冬天、夜间、下雨天三个不同时间。“三馀”,是古人读书的大好时机,古人读书故有所谓“三馀”之说。“冬者岁之馀”,“岁馀”在古代便意指冬天。唐代元稹《寺院新竹》有句:“烟泛翠光流,岁馀霜彩重。”

四季之冬,雅称颇多。这冬之雅称,盛满历史的厚重和博渊,如一粒粒的星光,又一次次闪烁在华夏浩瀚的天空。

